

汉
书
读

读史之要

刘忆江
著

飞龙在天
下

—汉武帝系列长篇小说—

汉武帝



渊博深厚的史学知识与精彩细腻的小说笔法
一气呵成，令人欲罢不能！

这是一个青年如何君临天下，
最终成长为伟大帝王的故事。

时隔 2100 多年，历史中隐藏的细节终于重见天日……

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梁由之策划

刘忆江
著

汉武大帝

之

飞龙在天
下

—汉武帝系列长篇小说—

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刘忆江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武大帝之飞龙在天：全3册 / 刘忆江著. — 沈阳：
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18.8
ISBN 978-7-205-09255-9

I. ①汉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3740号

出版发行：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：110003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电话：024-23284321（邮购） 024-23284324（发行部）

传真：024-23284191（发行部） 024-23284304（办公室）

印刷：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：170mm×240mm

印张：56

字数：840千字

出版时间：2018年8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赵维宁 任河

装帧设计：丁末末

责任校对：常昊

书号：ISBN 978-7-205-09255-9

定价：185.00元（全3册）

十一月的长安，霜雪纷至沓来，天气分外寒冷。刘彻自雍城回銮后，移居于未央宫温室殿，每日改在该殿的东暖阁议事。暖阁不大，四壁散发出椒泥的香气，两盆旺旺的炭火，使室内和暖如春。刘彻聚精会神，听取丞相公孙弘奏报淮南事件的廷议结果。

“赵王彭祖及与议的列侯四十三人都以为，淮南王大逆不道，谋反事实查证明白，应该伏诛。胶西王端尤为激烈。”

“哦，他怎么说？”刘彻感兴趣地问道。

“胶西王以为，刘安背叛宗庙，废法度，行邪僻，妄作妖言，诈为仁义，荧惑百姓，扰乱天下。《春秋》曰：臣毋将，将则诛^①。刘安罪重于将，其谋逆文书、玺印事实俱在，应当伏法。没有参与逆谋的二百石以上官吏与宗室近幸诸臣，不能及时发现规谏其君，皆当免职，削爵为士伍，不得再为官吏。其他近幸而非为吏者，宜赎死，人金二斤八两，以彰显刘安之罪，使天下人明臣子之道，毋敢再有邪僻背叛之意。”

刘彻心中暗喜，刘彭祖、刘端在诸侯中都是有名的难缠者，此番的表白，含有输诚的意味，看来公议淮南谋逆一事，敲山震虎的作用是起到了。

“中尉司马安、大行李息日前已从淮南回到京师。”

① 臣毋将，将则诛：将，逆乱也。全句意为：臣子不得谋逆，谋逆则诛。

“衡山的事查明了么？”

“查明了。淮南事发，专使一到，刘孝先行自首，刘赐见大势已去，承认了所有谋逆实情。专使已发兵将宫室围禁，如何处置，请陛下示下。”

刘彻沉吟了片刻，“淮南、衡山俱为宗亲，由宗正刘受携朕之符节，当面问罪后赐死，国除为郡。二王之臣属，由吕步舒持节赴二国，以春秋大义决狱，不必事事请示。”

“二王之宗室，如何处置？如刘建、刘孝皆自首告变，按律应赦死罪……”

不待公孙弘说完，张汤就打断了他。“刘建、刘孝自首告变，虽可将功抵罪，可谋逆罪可赦，忤逆不孝、淫乱宫闱之罪仍不可赦！”

“张汤说得对。朝廷对淮南王等已仁至义尽，他们怙恶不悛，是自食其果。在这件事情上，要告诉吕步舒，不可姑息养奸，而是要务绝根株。至于刘爽、刘孝、刘建，以子孙举告父祖，为不孝。《孝经》云，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。不孝依律该是死罪吧？”

张汤道：“是死罪，依律应弃世。”

“就这么办吧。”

张汤道：“那些与淮南王书信交通的朝廷大臣，该如何处置，请陛下决断。”

减宣搜检了王宫，在书信文牒中，查到了一些朝廷大臣写给淮南王的书信。不少人向刘安称臣，极尽谄媚之能事，尤其令刘彻心惊的是，他的母舅、已故的丞相田蚡，竟然将他从前为无嗣而苦恼的宫闱秘事透露给淮南王，暗示刘安有机会入承大统，诱发了他的野心。

“假使武安侯不死，他们田家是要灭族的。”刘彻恨声道，眼中有股杀气。

公孙弘顿首道：“武安侯虽死，可庄助还活着，与淮南王暗通消息，为恶则一。敢问陛下如何处置？”

庄助是皇帝身边的亲信侍中，每每奉命驳斥三公九卿的奏议，是最令公孙弘等大臣头痛的人物。这回犯到逆案当中，是除去他的好机会，他早与张汤商定，必得置庄助于死地。

“庄助么？”对于自己欣赏的亲信近臣，刘彻心怀不忍，迟疑着下不了决断。

张汤顿首，抗声道：“庄助侍中，为陛下心腹之臣，出入禁中，却交通诸侯，

接受淮南王的贿赂，泄露朝廷的机密，罪在不赦。这种人不杀，恶例一开，难儆效尤。”

张汤的话打动了刘彻。是呀，此风不刹，任由臣子们交通诸侯，宫廷乃至自己的一举一动，都逃不出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的窥视，这简直就是噩梦！他收拢五指，用拳头重重地捶了一下御案，迸出了一个“杀”字。

遗书淮南王，称臣献媚的安平侯鄂但、有利侯刘钉都被处以弃世的死罪。而岸头侯张次公则因与淮南公主刘陵通奸，被罢黜爵位与北军将军之职，在刘陵归案前，被下入了死牢。

散朝前，刘彻忽然有了一个想法，吩咐道：“这件事情不能杀几个人就算了，朝廷也不可不教而诛。丞相与廷尉要拿出个长治久安的办法来，使天下之人人都知道警惕，不要再附逆于那些不轨的诸侯。”

不久后，公孙弘与张汤便提议设立左官之律与附益之法。古代中国贵右贱左，所谓“左官”，指所有仕于诸侯之官，寓意着他们的身份低于朝廷命官。左官律的目的在于贬低诸侯国官员的地位，使诸侯难于网罗到英才。官员身名一入“左官”，即不得再仕于朝廷，而朝廷官员则被严禁交通王侯，而王侯间也严禁相互交通依附，犯律者严惩不贷。而附益之法，则是禁止诸侯国在所食租税之外，另立名目，搜刮资财。左官与附益之法，在用人、行政与财用上设置了重重限制，更为削弱了各诸侯国的利力，使之再难拥有与朝廷相抗衡的力量。

刘安与刘赐在宗正抵达前畏罪自杀。吕步舒与减宣则大开杀戒，数月之内，被牵连处死者多达数万人。事后，淮南与衡山两国被废黜，分置为九江、衡山两郡，由朝廷直接治理。

为化解戾气，夏四月，刘彻在立长子刘据为皇太子之际，大赦天下。因迟迟未能捕获刘陵，张次公逃过一死，于大赦中减死一等。刘彻念其有战功，免其髡钳^①，完为城旦，发往边塞军前效力。

^① 免其髡钳：髡，剃去头发；钳，佩戴刑具（桎梏）；城旦，秦汉时徒刑之名，即到边塞服戍守修筑长城的劳役。免于髡钳即免于剃发桎梏、服役于边塞。古人认为身体发肤，受之于父母，因而剃发被视为极大的耻辱。

鸡鹿塞是战国古长城内的要塞，位于高阙^①之西，河套之外，阴山之南。东南二十里开外，有个大湖名屠申泽，朔方郡的窳浑县城就建在湖畔。一望无垠的草原，由此一直延伸至阴山脚下。时值初夏，莺飞草长，微风徐来，送过阵阵花草的芬芳。

张次公从草丛中爬起身来，望了一眼静静吃草的马群，吐掉嘴中的草茎，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。朔方自太守苏建兵败赎死后，由太仆公孙贺接任，他见此牧草繁茂，建议朝廷在此新设了几个马苑。张次公与其从弟公孙敖交好，有了这层交情，公孙贺待他颇为宽厚，指派他牧放马群，免去了筑城的苦役。

张次公摇了摇头，半年来的境遇，判若云泥，恍恍如在梦中。由尊贵的列侯变为死囚，由威风八面的北军将军一落而成戍卒，是他再也想不到的事情。而这飞来横祸，竟是由一个他所深爱的女人带来的。可他却恨她不起来，非独不恨，甚至暗怀思念与同情。她现在哪里？一定是满怀恐惧地东躲西藏，颠沛流离于路上吧？她是躲不掉的，早晚会被捕获，有生之年，不知还能不能见上一面！

马匹躁动起来，不安地喷着响鼻，向一起聚拢。张次公站起身，远远看见数骑人马正从阴山山口缓缓而来。看穿戴是汉人，身背弓箭，马背上驮着猎物，看样子是狩猎归来。元朔年间几次大战，匈奴人被驱逐到阴山北麓，山南的草原已轻易见不到胡人的踪迹了，所以沿边驻军与百姓常常结队出塞狩猎。

前面的两个人在追打笑闹，纵马驰来，女人咯咯的笑声，极富感染力，又是那么熟悉。张次公抹了把眼睛，这两人分明是男子的装束，难道是自己想入非非了？恍惚之间，两骑人马已经到了近前，旁若无人地从张次公身前越了过去。也就是在此刻，张次公认出，前面一人，正是他日思暮想的女人；后面的那人，则是刘陵的侍女阿苗。刘陵虽着男装，可她的影像刻骨铭心，张次公是无论如何不会认错的。

^① 鸡鹿塞与高阙塞都是战国时赵国长城沿线的著名要塞，也是控扼穿越阴山山口的孔道。

想着她她竟然就出现了，机缘真是太巧了！张次公满面惊讶，激动得一时无语。看到两人走远，方如梦初醒，大喊道：“翁主！翁主留步，是我呀！”

两人勒转马头，款款而来。张次公一身戍卒装束，刘陵虽觉得面熟，一时却也不敢相认。

“是我呀，张次公！翁主不记得了么？”

“张次公？你……怎的在这里？”

“还不是淮南国谋反的事，我受牵连下狱。本以为难逃一死，孰料皇帝立太子，大赦天下，我也被发配为城旦，来此戍边。”

“你倒是为我受苦了！”刘陵赧然一笑，随即急切地问道：“将军有我父王的消息么？”

“淮南王么，怎么你不知道？朝廷遣使问罪，你父王不愿受辱，先就自杀了。”

刘陵面色一下子变得惨白。“自杀了？！那我娘，我兄长呢？”

“谋逆大罪，淮南宗室没人能逃过此劫，无一例外均被减宣诛杀于市，枭首示众。听说处死了几万人，血流成河，淮水亦为之变色呢！”

刘陵大恸，长号一声，猛地从马上栽下来，牙关紧闭，浑身不停抽搐，人昏厥了过去。阿苗跳下马来，用力掐住刘陵的人中，恨恨地扫了张次公一眼。

“这些事我们一直瞒着翁主，这下好了，翁主若有不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“这事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，众口喧腾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怎么晓得翁主她不晓得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却被后面跟上来的人打断了。

“张将军，别来无恙？”

张次公回首，一眼认出，这个表情冷峻的瘦子，正是当年的东市大侠朱安世。他看了眼昏厥的刘陵，吩咐道：“阿苗，扶她上马。”

“你是朱……”

“没错，张将军好记性。故人相见不易，何况是在这种地方！张将军到舍下聚聚，一起喝一杯怎样？”不容他问完，朱安世便打断了他，嘴角隐隐似有笑意。

“聚聚当然好，这个鬼地方难得见到熟人。可是……”张次公为难地望

了望吃草的马群。

“这个好办。钟三，你在这里看会儿马，张将军与我是故人，一起回去叙叙话。”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剽悍的中年汉子答应着，很利索地跳下马，将缰绳交到张次公手里。

一行人策马疾行，走了十多里，来到一个小村落，此地距县城不过数里，远远地可以看得到羸浑的城墙。

“这是刚才那位兄弟的家，钟三是本地的猎户，也是位朋友。”朱安世拍了拍张次公的肩头，将他引入一座小院。

院内收拾得很干净，墙上晾着几张狼皮。两边的厢房，分别是朱安世与刘陵等人的住室。一名妇人迎出来，帮着把刘陵扶进正房，朱安世与张次公也跟了进去。

刘陵已经醒过来，倚在炕上默默地流泪。朱安世吩咐了几句，那妇人自去厨下预备酒食，阿苗陪在刘陵身旁，想劝慰她，可又不知说什么好。

朱安世道：“她想哭，就让她哭，你莫劝，哭过了她心里才会好受。”

刘陵擦了把泪，忽然说：“我要去长安。”

“去长安？做甚，送死么？”朱安世的声音很低，很冷。

“我要杀了减宣，为我爷娘报仇！阿苗，为我收拾行装！”刘陵的面色毅然决然，起身下炕。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朱安世沉下脸，低声呵斥道。“就凭你们两个女流，能杀得了减宣？”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“报大仇靠的是忍，靠的是计谋，不是匹夫之勇。暴虎冯河，成不了大事！”

刘陵站下，呆呆地看着朱安世，泪水又夺眶而出。

“你要忍，忍得住才能报得了仇。现在咱们要做的不是去自投罗网，而是要消失。”

“消失？”刘陵、阿苗与张次公望着朱安世，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
“对，消失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有躲过朝廷的缉捕，留得人在，早晚会有报仇的一日。只有消失，仇人才会淡忘你，才会放松戒备，你才能够接近他，窥测他，出其不意地猝然一击，致其死命。”

朱安世说得对，父王临别时的那番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“你走，是为淮

南存留下一线血脉”。“淮南几世的冤仇，只有靠你来报了。阿爷就如公孙杵臼，阿陵你却如程婴，要艰难地活下去，成就我们几世的复仇夙愿”。回想起临别时的情景，刘陵又禁不住潸然泪下了。

妇人端上一盆热气腾腾的炖羊骨，又切了一盘腌萝卜丝。众人围着炕桌坐下，妇人为每人斟满酒，就又到厨下忙活去了。

“故人不期而遇，是难得的机缘。来，咱们为张将军干一杯。”朱安世首先举杯祝酒。碰杯之后，两个男人一饮而尽，刘陵只啜了一小口，坐在炕沿上，默默地想心事。

朱安世细细询问了张次公入狱判刑的经过，不停地为他夹菜劝酒，很快，张次公便面红耳热，醺醺然了。

朱安世呷了口酒，问道：“张将军的好友义纵，是皇帝面前的红人。张将军有难，他也不予援手么？”

“身在朝廷的人，由不得自己，况且他是个认死理的人，认准了事情会一做到底。我罹此大祸，他就是有心，也无能为力。”张次公饮下杯中的残酒，起身揖手道：“谢过大侠与翁主的款待，在下告辞了。”

朱安世伸手拦住了他的去路。“且慢，咱们还有话说。你放心，钟三牧马，绝出不了差错。”

“可若苑监来巡视，发觉我私自外出，罚我苦役而外，还会牵连那位姓钟的朋友。大侠有话说就是了，在下实在不敢再多耽搁了。”

“将军方才讲，身在朝廷之人由不得自己，眼下丢了官爵，该是自由之身了？”

朱安世话里有话，张次公一怔，心生警惕。“在下已是一刑徒，谈何自由？大侠莫拿我开心。”

“将军是刑徒，我等是逃犯，彼此彼此。敢问将军可愿加入我们，共图大事？”

“加入你们，做甚？”

“报仇！”

“报仇，报甚仇？”张次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

朱安世双目灼灼，看定张次公，恨声道：“义纵诛杀了我众多兄弟，端

了我在定襄的窝。朝廷派减宣诛灭了阿陵的全家，你由列侯一跌为刑徒，这些都是仇，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，不报，大丈夫何以自立于人世。”

“这……你是说谋反？”

刘陵双颊泛红，逼视着张次公。“是报仇。我们不想夺汉室江山，可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么？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
“就凭你们几个？”张次公摇摇头，揖手道：“各位在逃，自身尚且难保，又何能报复朝廷？还是好自为之，在下实在得告辞了。”言毕，抬脚欲走，却被朱安世的利剑挡住了。

“你得知了吾等的秘密，就这样一走了之？你以为走得出去么！”朱安世话音不高，却含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气。

张次公浑身燥热，额头却冒出了冷汗。“大侠误会了，次公身在缙绂之中，实在帮不上忙。可我敢对天立誓，绝不会告发各位。阿陵，巫蛊之狱时，朝廷欲拘捕你们，是我送你们出的长安，你可为我作证！”

刘陵正欲开口，朱安世用手势止住了她。“你既然放过朝廷的要犯，泄露出去，也不免一死，而且会死得很难看。与我们合作，纵使失败，你也不失为英雄，况且报仇是以后的事情，我方才说过，当务之急是销声匿迹，让仇人淡忘我们。”

在众人殷切的注视下，张次公沉吟良久，终于点了头。“好，我跟你们干，不过有一条，加害义纵的事我不能干。”

朱安世颌首道：“各人的仇各人报，义纵的事我不勉强你，可阿陵的事，你得帮她。”

张次公冲刘陵笑笑。“我能帮你做甚？请吩咐。”

“你自管牧你的马，时候到了，我们自然会找你。大家在此隐姓埋名地住着，一旦有警，转瞬即可以出塞。我们就在这里住下去，朝廷那帮恶狗嗅不到踪迹，早晚会懈怠的。”

淮南、衡山之狱未决，却又牵连出江都王刘建种种恶逆之事。吕步舒以《春秋》大义决狱，将刘建所为归结为九项大罪，件件令人触目惊心，每一项以法论之，都不免于死罪。读着吕步舒的奏报，刘彻气得双手颤抖，骂道：“自作孽，不可活！”

起首一件，名为禽兽行。江都王刘非薨逝，尚未下葬，刘建即在守灵之服舍，逼奸其父王所宠幸的淖姬等十名美人。

再就是乱伦。盖侯王信之儿媳刘征臣，乃刘建之女弟，回江都奔丧，经刘建逼诱，竟兄妹通奸，秽声四扬。

大丧过后，刘建数度遣使赴长安迎征臣回国。其伯母乃鲁恭王太后，得知后，遗书征臣，告诫其勿返江都，遗羞于祖宗。又传话给刘建，要他自谨，莫步燕齐之后尘。刘建非但不听，反而怒骂长辈，痛击使者。是为不孝。

草菅人命。刘建承嗣王位后，游章台宫，令四宫女乘小艇，而以足蹈之，艇翻覆，溺死二人。后又游雷陂，遇大风，令郎官二人乘小船下水，浪大倾覆，二人溺死，刘建却以此为乐。

残虐不道。宫人姬妾微有小过，辄罚以裸身击鼓，或置于树上，最长者三十日乃得穿衣。不从者笞击或以狼犬啖杀，刘建则坐观取乐。还有禁闭不予饮食而活活饿死者，如此死于非命者，多达三十五人。

刘建自知罪无可逭，内心恐惧，乃与王后胡成光密使女巫下神，祝诅天子。他还与内臣怨望朝廷，声言朝廷若追究下来，宁可鱼死网破，大逆不道。

私造兵器，居心叵测。刘建颇闻淮南、衡山之阴谋，非但不向朝廷告变，反而私造兵器，刻铸皇帝玺印与将军、都尉等金银印，又私自制作汉使节符，搜集天下輿地^①与军阵之图。封其后父胡应为将军，中大夫冯疾为灵武君，与越繇王闽侯交通，互赠礼品，约为攻守同盟。

淮南事发，朝廷穷治其党羽，内中颇有牵连刘建者。刘建使人携重金贿赂狱吏，杀人灭口以消踪灭迹。

平时，刘建时时佩戴先帝赐予其父王的将军印绶，私制黄屋^②，载天子旌旗出行，僭越不轨，大逆不道。

江都王刘非是刘彻同父异母的兄长，刘建论起来还是他的侄儿。他是有心宽待这些近支亲王的，可恨这刘建忒不争气，其为恶不悛，昭昭在人耳目，远过于燕王与齐王，若不依律处置，大臣、诸侯们会怎么看？天下人又会怎么看？

他沉思了一会儿，下了决心。“江都之事，吕步舒既已查证属实，就交有司核议，然后交付廷议定罪，不可姑息迁就。”

公孙弘顿首奉诏。心里想，这下，又一个诸侯国要被收为大汉的郡县了。

“淮南漏网的要犯，还没有线索么？刘安的那个女儿呢？”

张汤道：“减宣遍搜寿春内外，迄无踪迹。有人报告说，封禁王宫那天夜里，曾见到她向淮水方向去了，可渡口有缇骑把守，并未见到她。也有人揣度她是投水自尽了。臣已命减宣，加紧缉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决不可纵其漏网。”

皇帝满脸阴云，看得出心绪被江都王的事搞得很糟。公孙弘再拜顿首道：“请陛下放宽心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逆犯总归难逃法网的。那个宁成，被刘安派到济北策反，却被济北王执送中尉，还是难逃一死。”

“哦，宁成，抓到了？”

张汤道：“抓到了。据济北中尉奏报，已审决处斩，枭首示众了。”

^① 輿地，即地理。

^② 黄屋，皇帝车驾上竖立的黄色伞盖，黄屋左纛，是天子车驾才能使用的器物。

“看来，济北王还算是个忠臣，朕倒是错疑了他。”

“济北王还上了道表章，说为了便利天子封禅，愿将泰山及其近旁的乡邑献与朝廷，陛下没有见到么？”见到刘彻心情转好，公孙弘借机进言。他曾在济北为官，与济北王有旧。济北王担心淮南、衡山之事牵连济北，已几次遗书求他代为缓颊。

“这刘胡倒是个识大义的人！”刘彻面上有了喜色，为将来封禅计，他早想将泰山收归朝廷所有，可又不愿给人以势攘夺的印象。难得济北王善察人意，倒不能亏待了他。

“他的好意朕领了，可朝廷当然也不会占他的便宜。丞相可与太常议一议，从平原郡划出几个县给济北国，还要发一道公告，表彰他想朝廷之所想，大义奉公之举。”

退朝后，刘彻命郭彤将近日递进的奏章找来，果然有济北王刘胡的表章。他浏览了一遍，心里却又为王夫人的病焦虑起来。

“郭彤，王夫人这病，有起色了么？”

王夫人的病起得很急，不过受了点风寒，隔日就浑身发热，卧床不起了。皇帝为此茶饭不思，神不守舍，已几日没有心思看奏章。皇帝在王夫人身上用情很深，可却觉察不出这女人的心病。郭彤踌躇着要不要对皇帝道出真相，嘴上自然嗫嚅难言。

“夫人的病……看上去是一日重似一日了。”

“到底是甚病，太医们怎么说？”

刘彻几次差遣郭彤视诊，他私下请教过会诊的太医们，都说是凶险已极，命在旦夕了。郭彤镇定了一下情绪，顿首道：“太医说，夫人病于七情郁结，又为寒邪所客，外邪借内伤深入脏腑，造成了虚寒之症。寒盛使气血凝滞，气机郁闭，症见恶寒肢冷身痛，是气血衰惫所致。眼下已见损脉，情形很不好……”

刘彻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，连声追问：“甚是损脉？怎么不好？”

“损脉就是尺部无脉。太医说夫人多日饮食不进，胃气衰微，牵连肾气亦衰。昨日察脉，沉取至骨，也难以按到尺脉。奴才问尺脉是怎么回事，太医说，以三指搭在寸、关、尺三处，可候心、肝、肾之脉象，尺部无脉，是寒邪已

深入内里，肾气已衰之象，针、药怕都无济于事了。”

刘彻呆呆地坐着，脑中一片空白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半晌才恨恨地说了一句：“甚太医，都是些不中用的东西！”

郭彤偷看了一眼皇帝，当年得知大萍被送走时，皇帝也是这副模样。皇帝雄才大略，冷酷无情，可在自己喜爱的女人身上，还是不免为情所困。

“其实，太医的意思，王夫人所患，是心病，所以说是七情郁结。心病，针药是医不好的。”

“心病，甚心病？”刘彻注意地看了郭彤一眼，问道。

“夫人自知母子无皇后、太子之望，但仍有陛下的一份宠爱。自李夫人进宫，陛下的宠爱又被分去了大半，故郁郁寡欢，恹恹成病，已经很久了。”

“是呀，是朕对不住她。”刘彻叹了口气，站起身道：“起驾去鸾驾殿，朕要看看她。”

王夫人连日食药不进，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，几个时辰以来，一直处在谵妄之中，连前来探视的皇帝也认不得了。刘彻坐在她的病榻旁，寸心如捣。她就要去了，就要去了！或许是即将失去的缘故，王夫人的种种好处，一时都浮现了出来。只有在王夫人那里，他才能真正放松自己，体验到民间那种夫妻相对时的感觉。女人娴静，恬淡，总是静静地听他讲话，微笑着看着他与孩子嬉戏。

为王夫人拭汗的侍女，忽然叫道：“夫人醒过来了！”刘彻凑到近前，王夫人果然大睁开双眼，口中喃喃呼唤着：“闾儿，闾儿呢？带他……来，来！”

另一名女侍赶忙将等在寝室外的刘闾领到卧榻旁，刘闾见到骨肉支离的母亲，害怕地后退了一步。刘彻拉起儿子的手，放到王夫人的手中。她长久地注视着儿子，极力想要握住儿子的手，可只有抚摸几下气力。她认出了儿子身后的皇帝，苦笑道：

“臣妾不能够再陪伴陛下了。闾儿还这么小，臣妾走了，真是放不下心……”

她泪如泉涌，大口喘息了一阵，嘴唇翕动着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刘彻强忍住悲哀，握住王夫人的手说道：“夫人，夫人放心，朕会像应许过的，赐封闾儿为齐王。”

王夫人望着他，双眸似乎亮了一下，头一歪，又陷入谵妄。刘彻紧握着王夫人又瘦又凉的手，生怕一撒手，女人会一瞑不视。王夫人再也没有清醒过来，在午夜时分死去了。

父皇的死，太皇太后的死，母后的死……与至亲亲人的诀别，刘彻已经历过多次，可哪一次也不如王夫人之死给他的刺激大。人总是要死的，这个念头挥之不去，死死缠住了他。人死万事皆空，即使贵为帝王，荣华富贵亦会转瞬成空。若不能留住生命的脚步，他所拥有的一切，权力、事功、富贵，后宫的无数佳丽，究竟有何意义？活着，难道就为的是一年年地老去，最终化为一具枯骨！

薤上露，何易晞！露晞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？

薤上露，何易晞！露晞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！

远远传过来值夜守灵的宫人们的歌声。歌名《薤露》，是专为王公贵人守灵送丧时吟唱的挽歌。歌词感叹人生的短暂，生命脆弱得犹如薤叶上的露水，转瞬即逝。歌声一唱三叹，哀伤悱恻，搅得刘彻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为了方便守灵，他宿在了鸳鸯殿的侧殿，既然睡不着，他索性坐起来想心事。

他想到李少君，当年为求子嗣，曾按他的方祠竈，后来还真得了儿子，看来不是徒有虚名。李少君自称在人世间活了千年以上，最后尸蜕成仙，刘彻对此半信半疑，李少君死后，他曾派人启墓开棺，里面除去他的一双鞋，什么也没有，竟真是升仙了的样子。

太祝史宽舒曾受命从学李少君，学习祠竈与黄白之术的秘方，可惜当时见不及此，没有兼学长生不老的秘方。悔之晚矣！刘彻摇摇头，叹息不置。好在自己尚在而立之年，还有的是时间去寻仙求药，哪怕能活到百岁也好啊。亡羊补牢，时犹未晚，他兴奋起来，在侧殿中来回踱步，恨不能马上派人到齐鲁一带访求仙人。

阴山北麓的单于大帐中，灯火通明。伊稚斜正在与左右贤王集重臣们议事。连年的大旱，使得牲畜的数量大减，而汉军的不断进击，也使匈奴丢失了大

片土地。阴山以南，胡人已不敢牧马，而每次南下，都有汉军严阵以待，无从下手。而且汉军常常主动出击，深入草原腹地，几次交战，匈奴都损兵折将，占不到便宜。

“现在情形已与从前大为不同，攻守易势，我们得换个方式与汉人周旋了。”说话的人个子不高，脸颊瘦削，面目精悍。正是降而复叛，现任匈奴自次王的赵信。赵信原来就是伊稚斜的亲信，此番叛归，成为胡人中的中国通，极为单于所倚信，伊稚斜甚至把自己的姊姊嫁给了他。

“甚方式？你但言不妨。”伊稚斜以鼓励的目光注视着赵信。

赵信看了看众人，说道：“现在汉军已经装备了足够的马匹，我军与之相比，已不再有速度上的优势。阴山南北，汉军骑兵二日内可到，而且屯田边郡，粮草转输远较从前容易。在数量上，我们没有优势，在速度上也没有了优势，这就是近几次作战不利的原因。所以，今后不宜在漠南与汉军角逐。”

左贤王不满地斜睨着赵信，问道：“不在漠南在哪里，难道要到长城以南不成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是漠北。”

“漠北？！”众人惊呼道，连伊稚斜也吃了一惊。

“对，是漠北。”

右贤王瞪大了眼睛，满腹狐疑地盯着赵信。“难道漠南之地拱手送与汉人？这阴山祖地，这单于廷也不要了！”

“在下没有这个意思。不打垮汉军，漠南难有一日之安。这几年，我们的牲畜被汉军掳走何止百万只！春夏之交，汉军趁我转场，各部分散放牧之机，频频出击，以优势军力各个击破。待我集中军力，也往往救援不及，人畜损失惨重。而秋高马肥之际，汉军则缩回边塞之内，坚壁清野，严阵以待我南下大军。近几次南下，杀掳不过区区千余人，得不偿失。汉人既针对我之长处，精心制定了对策，我们若想战而胜之，在下以为，必得反其道而行之。”

伊稚斜道：“何谓反其道而行之？”

“我们将人畜转移到漠北。漠南与漠北之间，隔着千里大漠。汉军虽然有了马匹，可长途作战，不可能携带大量粮草，况且跨越千里戈壁沙碛，人困马乏，粮草亦难于持久。如此敌之优势不再，我军则可以避其锋锐，击其